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浪迹滇黔桂

◎施康强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迹滇黔桂/施康强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9

(漂泊西南天地间文丛)

ISBN 7-80109-399-2

I.浪…

II.施…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188 号

浪迹滇黔桂

施康强 编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cctp_edit@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1.625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定 价:18.80

编者前言

施康强

想编这套书,起因是翻阅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间的《旅行杂志》时产生的冲动。中国的现代旅游业始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二三年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其业务范围除了代售铁路、公路、轮船、飞机客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饭店和招待所(后来蒋介石在奉化雪窦寺软禁张学良,就是借用了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这家商业机构在文化上的贡献,是它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旅行杂志》。杂志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上海租界,利用中国旅行社在各省的网点辐射全国。它主要发表游记文字,作者以非专业写作者居多。

海通以来,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跃居经济中心的地位,其文化事业之繁荣,也足以傲视全国。这个人口激增的大都会里有无数学校,许多书店、报社、出版社、杂志社、影剧院。教员学生、公司白领、工厂职员、公务员、医生护士等等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商店小伙计也

有文化。张爱玲就曾感叹上海人之“通”。这个“通”，是“文理清顺”的意思。她去烟纸店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嗒，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

不过，或许可以说，这座大城的居民对内的文化视野不是很开阔。他们能在大光明或国泰电影院里看到好莱坞新片，在别发洋行买到欧美新书，但是对中国其他地区，除了他们原籍所在的江浙两省，他们所知甚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欧美中产阶级看齐，也提倡旅行。不过旅行是少数人才有的机会，《旅行杂志》对于各地方的交通情况，名胜古迹，固然不断介绍，然而说来说去，作者们的足迹一般也不外苏杭南京、镇江扬州。交通方便的东南尽多佳山水，上海市民做梦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更广大的地区有待发现。以西南为例，杂志的编者统计，截止一九三八年，十二年间发表的一千五百余篇游记中，湖南仅有九篇，广西十篇，云南九篇，贵州四篇，而且内容单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人心目中“西南”一词所指，与这个概念在今天覆盖的地域不尽相同。中国旅行社出版的画册《西南揽胜》（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版）的《序言》里，就有这样一段话：“以言开发西南之区域，实以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五省为其范畴；盖此五省者，为中国人力物力之所寄，蕴藏之富，视东南诸省殆无逊色。”今天我国致力于开发西部，四川、云南、贵州自然属于西部省份，但湖南和广西不在内，而广西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占据特殊地位，在于它是西南各省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抗战军兴，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早在政府内迁之前，为了积蓄有生力量，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其他单位、组织已开始纷纷迁往西南，此后又有仁人志士陆续奔赴抗战大后方。这是一次人口大迁徙，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首

次开发西南运动。在长江上游的四川,他们被称为“下江人”。战乱给了他们独特的旅行机遇。间关万里,颠沛流离之余,他们发现了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世界,睁大了异乡人的眼睛去观察、记录。他们中不乏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很好的国学素养,同为乱世之人,他们在杜甫的诗作里找到相通的感情。“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成为他们反复咏诵的名句。一位作者后来干脆用“漂泊西南天地间”做他一本文集的书名,而叶圣陶《出川日记》的封面上印了一页古代刻本的杜诗,选中的也是《咏怀古迹五首》。

上海沦陷后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旅行杂志》还能继续出版(日军进占租界后,杂志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直至一九五四年停止出版)。它的许多作者去了内地,从内地投稿,而编者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也乐意发表介绍西南大后方的文章,甚至出了一期“四川专号”(一九四〇年四月)和“西南专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若把分散在各期的文字集中起来,也就建构了战时西南的侧影。事隔六十年后集中阅读这几年出版的各期杂志,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东南人士终于从舒适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参与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本书主要汇编《旅行杂志》上有关西南的文章。为与今天的“西南”概念不至差别太大,专题记述战时湖南城镇面貌的文章一概不收。不过这个大省在本书中并非完全缺席。我们搜集了不少旅行记,有的作者途经湖南,用文字做了速写。再者,当时人注目的主要是湘西,感兴趣的读者很容易找到沈从文作于此一时期的《湘西》:无论从文学还是文献角度来评价,都不可能有的比这本小书写得更好的关于湘西的作品。至于广西,鉴于它在

抗战时期的重要性(桂系治理下的广西在各方面较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更有条理;日军晚至一九四四年才攻陷广西梧州、桂林等地,次年即被我方收复),有关这个省的文章我们未能割爱。编者希望能通过视角各自不同的文本,保存一些有关当时西南地区山川地理、社会经济组织、交通、民生、物产、风俗等等的实录。

非专业写作的特点是行文朴实乃至稚拙,用字不符合今天的规范,有时语句不通,标点符号也很乱(《旅行杂志》的编者似乎对来稿不怎么加工),好处是信息量大。我们主要看重其文献价值,因此除了改动个别标点符号,对原文都尽量保持原貌。《旅行杂志》的撰稿人中自然也有专业作家,如张恨水,有文人雅士,如易君左。他们的文章带来一些文学趣味。为补充叙事内容,也为了增添文学趣味,我们也从专业作家的文集,以及当时出版的其他杂志上选了一些文章。不过始终遵循同一原则:只收当时人在当地写的文章。吴祖光先生的《断肠人在天涯》属于极个别的例外,此文作于一九四六年,追记三年前与友人化装夜探成都红灯区的经历,甚是难得。

战时西南,日本飞机的空袭是家常便饭。因地制宜,各地都有逃警报的高招。重庆多雾,雾天不会有敌机来袭。重庆城建在山上,山体可以挖防空洞。桂林的岩洞是天然防空洞。成都与重庆有个时间差,成都人逃警报与他们做任何其他事情一样从容。昆明郊外有足够深邃的防空壕,但是只要不拉响紧急警报,没有人愿意先躲进去。“跑警报”的小贩顺便做他的买卖:西点,核桃糖,山林果,白酒,米线或饵块,随你挑选。“于是荒山上开了游园会。带着纸牌的会在坟前供桌上造桥,带着口琴的会靠着墓碑吹一阙救亡歌曲,女学生会一边结绒线衣,一边唱歌,小孩子会做开金锁银锁的游戏,有伴的人可以谈海天,讲说前年

他在武汉怎么样几乎被炸死,或是在山西怎么样打游击,没有伴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读。”(施蛰存:《跑警报》)最妙的是广西梧州。“街道旁较为新式的洋房,往往在屋顶上架着防空竹网,方法是将毛竹编成方格的网,每一方格的空隙比炸弹小些。这网有三四层乃至五六层,炸弹落下来时,恰落在第一层竹网的方格中,弹大格小,不能穿过,但炸弹自高空落下,如速度极大,竹网势必辟易,于是炸弹继续下落,又遇第二层竹网,如是连穿数层,待坠落在预置屋顶的沙包上,力量已小,可不至于爆炸。但这种理想上的东西,究竟有无实效,还待事实来证明咧。”

逃警报之余,人们依旧打理日常生活。流亡学生会利用假期去旅行,赞叹山川之雄奇秀丽;学者如罗常培永远以读碑和考订文献为莫大的乐趣;文人墨客如易君左(他的社会身份是国民参政员)在忧国伤事之余,遇有登山临水,探古访幽的机会,仍有诗酒风流的雅兴;而对于张恨水这样不食官俸的作家,生计之艰难不妨碍他在贫困中发现、发掘生活的美而自得其乐。重庆的雾可厌亦可喜,盖视季节环境而异其趣也。“白雾之来也以晨,披衣启户,门前之青山忽失。十步之外,丛林小树,于薄雾中微露其梢。恍兮惚兮,得疏影横斜之致。”抗战自然是“主旋律”,但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全部生活。君不见贤如杜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成都也写下了许多流连光景的名篇。

此外,当时的汉族中国人对少数民族甚为隔膜,有的作者深入藏族、彝族、傣族(“摆夷”)、傈僳族等的居住地区,记录了他们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一位作者对摆夷姑娘赞不绝口之后,描下一幅风情画:“摆夷不论男女,只套一条裙子,头上缠着很大的白头巾,这是摆夷最好的标志。平日生活,全由女子操劳,做丈夫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享福享福!在都市中做牛马的男子,见了他们优哉游哉的生活,真要羡慕。常

喜入山打猎,所以枪法极好,射来百发百中。夷女很爱美,姑娘们在家时常作刺绣等女红,或者缀制鲜艳配身的衣裙,预备有集会时穿着。平时居家,服饰却很朴素,白衣黑裙,像个女学生,一到逛街或有集会时,才拼命装饰,穿起缎子的上衣,印度绸的花裙,甚至把新输入的皮鞋也穿出来,竞炫斗妍,极艳丽之能事。脸上也淡施脂粉,不过她们用的不是胭脂,是槟榔和石膏调成的东西,涂在嘴唇上,却比口红更红艳动人。每次逛街时,女郎们装扮得挺漂亮的,挑了货物走在前面,男子们全副武装,腰佩大刀,在后面保护,很有中古时代骑士的风度。”

全书分三册:《四川的凸现》、《浪迹滇黔桂》和《征程与归程》。

有关四川的文章最多,自然因为“陪都”重庆是大后方的中心,多数东南人士选择重庆、成都与周围地区为流寓之地。重庆繁忙,成都悠闲;泸州富庶,万县冲要;青城幽,峨眉秀;黔都鬼国,乐山佛地;赏心茶馆,历险“花街”;怀古钓鱼城,野餐桓侯庙……编有关文字为一卷,名曰《四川的凸现》。当时有西康省的建制(一九三九年元旦成立,以原西康省建省委员会主席刘文辉为省政府主席),省会康定,其地域包括今天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的大部分。本册也收录几篇西康游记,所记皆为藏区情况。

由于抗战前期沦陷区人士通常取道滇越铁路奔赴内地,战时建设的滇缅公路又是中国取得外部物资的主要通道,云南的战略地位变得特别重要。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更是云南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广西的桂林一度集中了大批文化人,成为战时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出版中心。贵州素称穷山恶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抗战带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贵阳

成为西南诸省的交通枢纽。集有关这三个省的文章为一册,名曰《浪迹滇黔桂》。

第三册名为《征程与归程》。如果说前两册所收各文,是旅行者在停留地点的静态观察,本册则是“人在旅途”的动态见闻。所经路线、交通工具、住宿、物价等等,今天读来有点琐屑,在当时却是宝贵的旅行指南。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年长的喜欢杜诗,年轻的于忧患之余,更多几分悲壮的豪情。他们爱唱岳飞的《满江红》。“八千里路云和月”,漂泊对他们也是征程。本册所收的行程记可分三类。

第一类记录从东南沿海到西南内地的旅程。抗战初期,沦陷区与大后方的交通尚未中断。从上海出发,可以坐船到宁波,然后由金华到鹰潭,转入江西、湖南(《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渐一行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多数人则乘船直接到香港,然后换船入西江口,溯江而上,经广东各埠与广西的梧州到柳州,再走公路由贵阳到重庆。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老先生取道此径,写有《西南旅行日记》。或者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经滇越铁路到昆明,由昆明换汽车到重庆。施蛰存先生于一九三七年秋赴云南大学任教,行经浙赣湘黔四省,著有《西行日记》。后来战局有所变化,这几条路都不通了。从沦陷区赴大后方,须冒险越过安徽界首一带的封锁线,进入中国政府辖区,然后经洛阳、潼关、西安,越秦岭,由汉中入川。黄裳先生走过这条路。

另一类所记为从西南一省到另一省的历程,编选时很难归在某一省的名下。当时在西南各省间旅行,只有搭乘由西南公路管理局统一管理的长途客车。购票难,须提前登记,十天半个月后能买到票已属万幸。住宿也难,客栈犹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中古况味,破壁透风,油灯如豆,被褥极脏,臭虫跳蚤为患。惟有中国旅行社的招待能提供符合现代标准的服

务。此外,当时币制尚未统一,法币虽然通用,但在广西和云南同时流通桂币和滇币,购物有时需要换算。

最后一类,是从西南回到东南的历程。抗战胜利后,流寓西南的东南人士纷纷东归,当时的说法叫“复员”。政府只负责运送军政人员。老百姓来时艰辛,归去亦自不易。他们坐不上,也坐不起飞机,购买车船票亦难如登天。张恨水作为重庆《新民报》的负责人,包了一辆卡车,率同仁与家属东归。一路风尘,一再修车,同一车队的邻车曾翻入道旁沟内,所幸有惊无险。他在路上写作《东行小简》,留下极为宝贵的记录。叶圣陶全家与开明书店的同事和亲友家属雇了两条川江的木船,曾撞船、损舵、触礁,备历险情。尽管如此,文人终是积习难改。张恨水行抵贵州镇远,忆及儿时读地理教科书,有镇远一课,曾窃思今生有至此处一日否。“唯四十年来素愿,偿于一夕,精神兴奋,不可名状。晚餐后,手携木杖,独步街上,意甚自适。”叶圣陶喜饮酒。木船于除夕之夜停泊涪陵,乃“犒舟子以肉六斤,令‘打牙祭’。余与芷芬等饮酒,甚酣。铺盖铺齐后,各人坐于铺位,听汉华唱《思凡》《问病》《琴挑》,声音节拍皆合法度,余甚赏之”。如果他们在途中也想起杜甫,涌向心头的名句该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故国重光,游子终于归家。他们洗尽客袍上的征尘以后,发现战后中国面临的仍是动乱的局势。不过这“八年离乱”的经历,对他们是不可磨灭的回忆,而这些文字,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目 录

编者前言/ 施康强	1
-----------------	---

云 南

新中国的西便门/ 吴黎羽	3
昆明漫记/ 帅雨苍	10
昆明的茶馆/ 班 公	21
旧历新年的龙头村/ 王君桃	26
跑警报/ 施蛰存	35
联大在今日/ 慕文俊	40
“江湖”后记/ 黄 裳	47
路南记游/ 李金定	53
宜良纪行/ 帅雨苍	57
大理风光/ 帅雨苍	61
个旧鸟瞰/ 程顺元	67
一平郎行/ 金洪根	73
滇腾古道写归程/ 蒋云峰	79
滇西驿道半月行程/ 金洪根	88

滇行短记/老舍	99
苍洱之间/罗常培	117
鸡足巡礼/罗常培	134
云南省之铁路交通/郭垣	150
把握国际交通的新路线	
——滇缅公路/斯凯勒·卡姆曼	164
路南的彝民生活/帅雨苍	173
阿迷洲记/帅雨苍	177
摆夷杂写/金洪根	182
云南怒山上的傈僳人/力生	188

贵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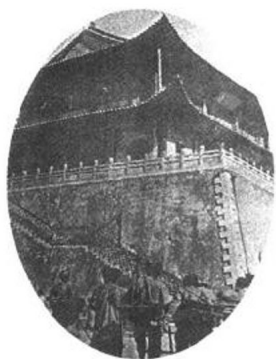
贵阳一瞥/沙鸥	195
贵阳杂写/顾君毅	200
如是我见我闻/茅盾	209

广 西

记桂林之行/陈畸	223
桂林初面/丰子恺	242
桂林的受难/巴金	246
桂林的微雨/巴金	251
桂林杂记/黄裳	256
柳桂道上/金叶	278

柳州印象/陈 畸	283
梧州闲话/邕 帆	289
梧州五日/巴 金	294
民富渡上/巴 金	309
石龙——柳州/巴 金	315
夏在良丰/罗 洪	319
玉林与贵县/陈 畸	324
到西南的边疆去/陈 畸	340

漂泊西南天地间



云南

浪
迹
滇
黔
桂

新中国的西便门

吴黎羽

事变期中随着职务，使我周历到不少以前未敢妄想可到的地方。现在我来到新中国的西便门——昆明，就是从前的云南府。我是由湘西的一个小县城中来，猛然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都市，叫我认定后方的天堂就是这里。它比重庆平坦，它比贵阳广大，它具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它负着大时代中最紧要的使命。

为了避免走漏关于国防上的情形，本文不愿涉及政治、经济、交通和军事方面的事件，仅谈谈在昆明两个月来的日常见闻，报告给远方的读者。

这里的天气和贵阳恰恰相反，除了春夏之交的雨季以外，平日很少有阴雨的时候。气候干燥而温和。偶然有点风沙，但绝对不像西安似的。差不多天天都是晴空朗日，但昆明的外围，却罩着一圈浓厚的云雾，天然的烟幕，给了昆明一个绝好的保障。

乌蒙山与六诏山脉之间，是一片广大的平原，这平原高海面